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一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其正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歧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

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
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
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
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
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把而行之明
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
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
鍼刺道畢矣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

皆有條理言陰與五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
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
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
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
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
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
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
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

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
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
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
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
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
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
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

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
必知天忌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
於窈冥通於無窮麤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
莫知其形若神髮髯邪氣之中人也洒淅動
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
若在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
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
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

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
取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
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
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
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
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
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雷
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

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
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
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
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
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
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
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
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

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出入之合一本本作會把而行之一本本作犯窈

冥

一本本作冥冥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脉獨調其

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衣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洩飲也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溫也其脉盛

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
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
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
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
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
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
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
血脉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

血尺堅大脉小甚少氣惋有加立死目赤色
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
色不可名者病在胷中診目痛赤脉從上下
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
陽病診寒熱赤脉上下至瞳子見一脉一歲
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二
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死診齟齬痛按
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右熱在右右熱

在上上熱在下下熱診血脉者多赤多熱多
青多痛多黑爲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
寒熱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
也安臥小便黃赤脉小而澀者不嗜食人病
其寸口之脉與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
等者病難已也女子手少陰脉動甚者妊子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脉起
者掣痛大便赤辦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難已

飧泄脉小手足溫泄易已四時之變寒暑之
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
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
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痺熱春傷
於風夏生後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痃瘧秋
傷於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目窠

音科

窠

音杳

炬然

及許切亦作及然

齒

丘禹切齒蟲

掣

尺列

痃瘧

上音皆瘦瘥也

切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歧伯
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
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
未知其意歧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發
矇者刺府輪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
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輪也解惑者盡知
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黃帝曰刺

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
其所謂也願卒聞之歧伯曰振埃者陽氣大
逆上滿於胷中憤瞋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
伏病惡埃煙飮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
埃黃帝曰善取之何如歧伯曰取之天容黃
帝曰其效上氣窮詘胷痛者取之奈何歧伯
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歧伯曰取
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

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
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
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歧伯曰妙乎哉
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
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於發
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歧伯曰刺此者必
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
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歧伯曰刺邪

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黃帝曰刺節善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歧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臑血道不通曰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